# 金沙江的船

■贾　永

## 感　念

四渡赤水之后，1935年4月，中央红军从贵州一路挺进云南。蒋介石判定红军“必渡金沙江无疑”，下令封死沿江渡口，藏匿全部渡船。

没有了船，江就不是路，而是一道墙。

春末夏初，江水暴涨。龙街渡，红军架桥渡江失利。洪门渡，红军架桥再度失利。

两万多人的兵马，把最后的希望押在了禄劝县西北部的皎平渡。

这是险棋中的险棋：皎平渡地处深山峡谷，红军背后是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退无可退；对岸就是四川，一旦渡到江心遭遇川军拦截，同样面临危险。

中革军委连夜成立渡江指挥部。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挥干部团昼夜奔袭160里，直扑皎平渡。干部团由中央苏区4所红军学校组成，成员都是骨干中的骨干，不到万不得已，中央不会动用这支力量。

江面上，空无一船。正当红军一筹莫展之际，敌方的探子船顺江而来。红军悄然隐蔽，待其靠岸，夺下渡船，将一个排的兵力快速送上北岸，控制了渡口。随后，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红军将士又找到了4只大船。

船板朽了，补了又补；船缝漏了，堵了又堵。就是这样的6条船，成了运送大军渡江的交通工具。

船有了，船工在哪里？

22岁的船工张朝满站了出来：“红军是我们穷人的队伍，帮助他们，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我阿妈的病就是红军治好的，我也上！”

“我也干！”

“也算我一个！”

37位船工，齐齐站在了金沙江边。

军情紧急，要把两万多人的兵马运过江，必须昼夜不停。

可“自古金沙不夜渡”——穿行在断崖绝壁间的金沙江，水急浪高，夜间航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明代诗人杨慎贬谪云南，获准回四川探亲，夜宿金沙江畔，写下诗句：“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

关键时刻，又是张朝满说服了大家：“红军一天管我们6顿饭，自己却只能吃粗粮。给这样的队伍划船，就是把命搭上去，也值！”

37名船工三班轮换，夜以继日，人歇船不歇。6条小船在漩涡里盘旋，在浪尖上颠扑。狂涛，拍打着破旧的木船，每一次往返，都是拿命在搏。

守住皎平渡，必先拿下通安。金沙江北岸20公里就是通安镇。此地居高临下，可直接扼制渡口。川军一个旅从会理杀奔而来，企图抢占这一险要之地。

干部团团长陈赓率2个营为先导，政治委员宋任穷带1个营跟进，与敌人抢时间。部队还未进入阵地，遭遇战已然打响。干部团以1个团的兵力，击溃了川军1个旅。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追兵越来越近！

刘伯承望着滔滔江水，厉声宣布：规矩比命大！军团长、师长，一律排队上船，谁也不能特殊！

7天7夜，不停摆渡。运完最后一船红军，几乎每一位船工都抬不起双臂，几乎每一双手上，都布满了血泡。

1935年5月9日，红军渡过金沙江，甩开了几十万国民党追兵，闯过了长征中一道危急的关口。

蒋介石懊恼不已。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周朱毛股匪全部渡过金沙江，而我军各部迟滞呆笨，被其玩弄欺诈，殊为用兵一生莫大之耻辱。”

几天之后，军委纵队宣传科科长黄镇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破草鞋》：国民党军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畔时，红军早已无踪无影，只在江边捡到了红军丢弃的几只破草鞋。

那几只草鞋，是伴随着红军将士一路远征而来的。草鞋烂了，脚还在；脚在，路就不会断——红军过了江，向北而去。

巧渡金沙江的传奇，成了长征路上的经典战例。新中国成立后，船工的故事被写进了红色读本。他们中只有8人留下了照片，有的连完整的姓名都未能留下，人们只记得他们的绰号：“向二糖匠”“杨麻子老倌”……

2021年，党的百年华诞前夕，世界第七大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全面建成。皎平渡旧址沉入水下，施工人员采用专业技术，对原址实施永久封存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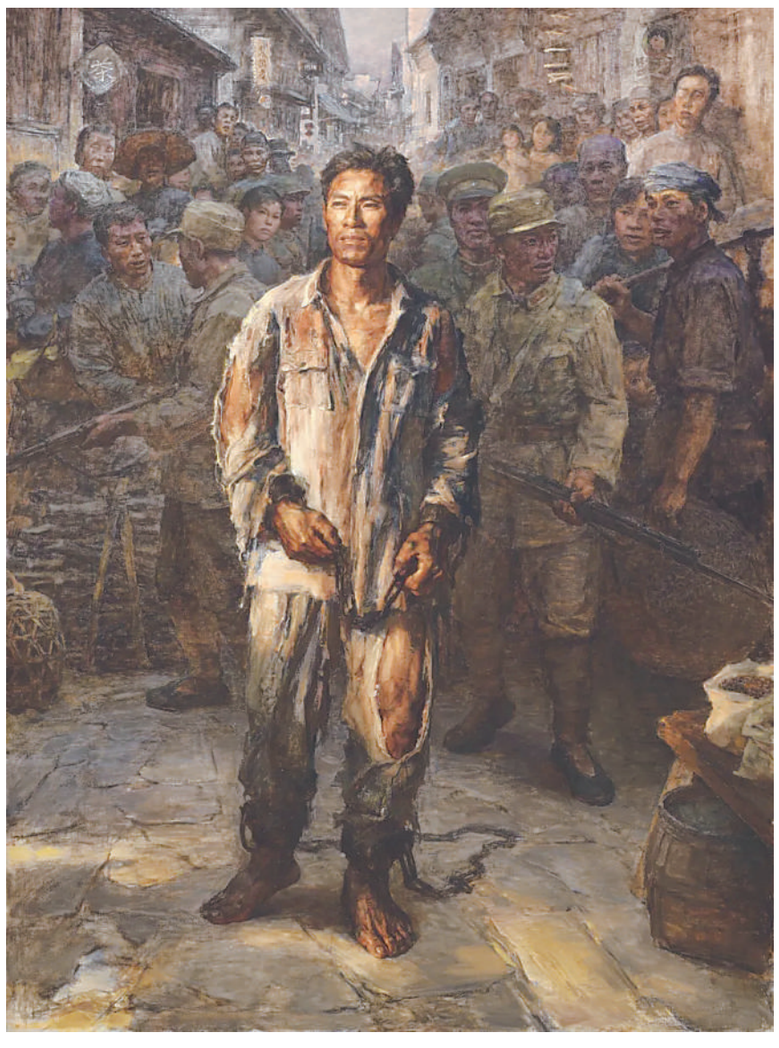
如今，当年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地方，已是高峡平湖。昔日的惊涛骇浪，化作了倒映着蓝天白云的碧水。

游船经过旧时的皎平渡渡口，讲解员会讲起那7天7夜，讲起那37双布满血泡的手，讲起让红军绝地逢生的6条船。

那6条船，一艘也没有留下来。

江畔，一方镌刻着37位船工名字或绰号的纪念碑，静静矗立。

碑的名字叫作——共和国不会忘记。



血色残阳——献给三年南方游击战牺牲的红军先烈（油画）　秦文清、张庆涛作

# 岁月深处鱼水情

■梅世雄

## 红色足迹

2026年早春，我走进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展柜里陈列着那张老木床、一床旧军被的复制品，墙上挂着徐解秀老人的照片。展厅里很安静，参观者轻手轻脚，仿佛怕惊醒什么。我站在这半条被子前，心里翻涌的却是当记者多年来的采访记忆。

1934年11月，红军来到汝城县沙洲村。受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影响，不少村民躲进了后山。徐解秀留在了家里，照顾生病的儿子。她的丈夫朱兰芳也藏在家中。听到敲门声，她迟疑许久，开了门。

那晚，3名女红军在她家借宿。白天，她们帮徐解秀劈柴、挑水、带孩子。晚上，4个人挤在一张用楠竹扎成的木床上，横着盖一条行军被。丈夫朱兰芳抱着柴刀，睡在门口草垛上，为她们放哨。

短短几天，徐解秀经历了从迟疑、接纳到不舍的转变。队伍要继续出发了，女红军看着徐解秀家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自己的行军被留下。几番推让，她不肯收下。最后，一名女红军拿出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把半条被子塞进徐解秀怀里。

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赶到祠堂，逼问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开始搜家。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被搜了出来。敌人对徐解秀拳打脚踢，但她没有屈服，也不后悔收留3名女红军住宿。此后的几十年，她对那3名女战士念念不忘，常在村口望着人来的方向。

1984年11月，记者罗开富重走长征路来到沙洲村，遇到了徐解秀。老人讲完往事后拉着他的手问：“你能见到红军吗？帮我问问，说话要算数呀！”

3位姑娘临走时说，等革命胜利了，一定会买一床新被子回来看她。徐解秀信了。50年后，这个故事才被人们知晓。



半条被子（布面油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　周　末作

1991年，徐解秀去世前叮嘱儿孙：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眼下，当我再次站在沙洲村，我更加懂得那半条被子的重量。我在采访笔记里曾写下过这样一句话：老百姓把红军叫“我们的队伍”，其中饱含多少深情。

这样的深情，何止在沙洲村。

于都河畔，1934年10月，8.6万余名红军集结待渡。为了保密，部队只能夜间架桥、清晨拆除。群众送来门板、床板，甚至连为老人准备的寿材都扛了过来。我在采访一位老船工的后代时，他转述了父辈的话：红军给每条渔船一块银元，还留下了一句话，“老乡，我们会打回来的”。然而，他们多数人牺牲在了路上、战场上，再也没能回来。

在四川大凉山，彝族果基家支首领小叶丹与刘伯承歃血为盟，结为兄弟。那之后，果基家支和众多彝族群众护送红军通过彝区。那些不通汉语、赤着双脚的彝族同胞，把家中仅有的苦荞粑粑塞到红军手里，用火把照亮了红军将士北上的路。

甘肃会宁，这座当时只有6万人的县城，红军会师时，保障了近7万名红军的生活所需。仅郭城驿一个镇，就为红军提供了约70万斤粮食。当地百姓称“长征”为“过队伍”。2024年我来这里采访时，听会宁人说：“‘过队伍’快90年了，我们还是非常自豪。”

一位老红军曾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国民党军队来了，老百姓躲；我们来了，老百姓迎。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我们宁可饿死也不抢他们的粮，宁可冻死也不拆他们的门板。他们知道，这支队伍是他们自己的队伍。”

徐解秀的孙子朱小红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生活十分艰难。2017年，他通过参加当地政府组织的厨师技能培训，有了一技之长。同年10月，朱小红经营的沙洲村第一家土菜馆开张了。朱小红感慨地说：“当年，红军给我家送来了半条被子；现在，共产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日子。”

徐解秀的后人有4人当过兵，12人是党员。她的二儿子朱中雄，现在是村里的义务讲解员，经常为游客讲红色故事。

从岁月深处流淌而来的鱼水情，今天依然奔涌不息。

2025年8月，中央宣传部、全国双拥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最美拥军人物”。这群人中，有数十年冒风雪为哨所送菜的藏族老阿妈，有从父亲手中接过马鞭的护边员，有守护烈士陵墓几十年的普通农民。颁奖晚会上，一位老阿妈说了一句朴素的藏语，翻译过来是：“兵娃娃就是自家孩子。”

走出陈列馆，远山含黛，青瓦白墙的沙洲村安静地坐落在罗霄山脉的怀抱里。村头的土菜馆飘出腊肉的香气，文化广场上，老人下着象棋，孩子们追逐嬉闹。

曾经饱受苦难的沙洲村，如今已是幸福安宁的美丽乡村。离开沙洲村时，我回望那座夕阳下的陈列馆。它安静地站在那里，像一位守着承诺的老人。我又想起徐解秀的话：“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 万里送军马

■范宇轩

## 记　忆

天山的风，见证草原上的万马奔腾，也铭记着一场曾经跨越万水千山的动人奔赴。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当地急需大量运输工具、役用牲畜用于灾后重建。新疆军区决定无偿支援唐山4550匹军马，帮助灾区重建、恢复生产。接到马匹筹集任务的新疆昭苏、尼勒克、特克斯、伊吾4个军马场，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人力、筹集马匹。其中，昭苏军马场承担约3000匹军马的筹集与运送任务。

然而，经过紧张严格的筛选后，尚有近600匹马的缺额。于是，许多牧工、机关干部走向自家马厩，牵出常年陪伴自己翻山放牧、策马巡边的坐骑，交给组织。从天山脚下到唐山，转运马匹的万里行程，所需粮草、马具、医药全部由新疆方面统筹保障，不给受灾的唐山增加负担。当时，还有不少牧民扛出自家过冬储备的苜蓿草料，送给即将远行的送马大队。

启程前，30多名兽医轮班值守，为马匹测温、驱虫、清创并隔离观察。铁匠铺加紧赶制防滑蹄铁，一副副钉上马掌；粗布缝制的防寒马披整齐叠放。解放军官兵和来自多个民族的牧工主动请缨，要求加入送马大队。很快，一支近200人的送马队伍就组织了起来。两鬓染霜、富有养马经验的老牧工，主动承担起辛苦的夜间值守任务。

1977年6月，青草繁茂的时节，马群长嘶阵阵，告别草原。它们将首先前往乌鲁木齐，然后登上火车，经漫长的铁路运输，抵达渤海之滨的唐山。

当时，运输车辆有限，从军马场到乌鲁木齐，1200多公里的路途大多只能靠人赶着马群徒步前行。途中还要翻越冰冷的达坂，穿过热浪灼人的戈壁滩。高高的冰达坂上，寒风凛冽，夜间气温跌至零下，山道结着薄冰，一侧便是峡谷。带队干部翻身下马，带人挥锹凿去路面上的冰，并撒上干草防滑。没有帐篷御寒，官兵与牧工便蜷缩在马群旁。他们手脚冰凉，困意阵阵袭来，却不敢安然入睡，每一匹马的动静都牵动着大家的心。

翻过达坂便是茫茫戈壁。正午烈日炙烤，酷热难耐。夜晚，时常有狼窥伺马群。一个深夜，远处的狼嚎声使20多匹军马受惊狂奔，陷入冰冷泥泞的盐湖滩涂。几个牧工纵身跃入滩涂，拽紧缰绳，低声安抚躁动的马匹。冰冷泥水浸透他们的衣衫，碎石划破他们的手臂……

历经40多天的艰苦行程，这支队伍终于抵达乌鲁木齐铁路站台，全程没有丢失一匹马。

此时，即将开赴冀东转运马匹的军运专列，已完成清扫消毒，并在车厢划分出饮水、饲草专用区域。稍作休整后，500多名护送队员带着马群登上货运闷罐车厢，踏上4000多公里的铁路行程。

时值盛夏，车厢闷热，空气中夹杂着浓浓的湿气，马匹容易焦躁应激。每当列车停靠站台，队员们便跳下车，扛草料、运清水，往返车厢清理马粪，一分一秒都不敢耽搁。

途中，一匹军马因长时间处在密闭环境，不肯饮水，精神有些萎靡。牧工哈拉太不顾危险，走进马群，躁动的军马突然咬住他的手臂。他忍着剧痛，紧紧攥住马鬃，托住马头，耐心安抚、引导马匹低头饮水。直到马儿咕咚咕咚饮下清水，他才退到一旁，包扎受伤的手臂。

一路上，颠簸摇晃的车厢里，7匹小马驹相继降生。战士与牧工拿出干净毛巾，细心擦拭幼驹湿漉漉的身躯，拌好精细草料照料母马。这些万里路途上降生的小生命，跟随浩荡马群一同奔赴唐山。列车途经城镇短暂停留时，沿途百姓得知这是驰援灾区的天山军马后，纷纷驻足，向火车挥手致意。

列车驶入唐山，牧工与官兵望着正在恢复重建的城市，不少人喉头哽咽、眼眶泛红。为迎接远道而来的牧工、官兵和军马，河北省委、唐山地委举行了欢迎仪式。当地百姓端来热水和干粮，紧紧握住边疆来客的手。

十几天的驻留时间里，牧工与官兵手把手教当地群众马匹饲养、役使与防疫本领。很快，这些骏马便走上灾后重建的“战场”。在大型机械难以抵达的窄巷里，马拉板车运走断砖残瓦，拉来重建所需的木料、水泥；在田野上，骏马拉动犁铧，抢耕抢种；在临时安置点，人们用马匹运送生活物资。昔日天山脚下驰骋的骏马，在灾区重建中成为当地百姓忠实的无言战友。

为铭记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当地烧制了印有“万里送军马，军民情谊深”字样的陶瓷纪念杯，赠送给每一位护送队员。离别之际，唐山百姓沿街相送，眼含热泪，一遍遍叮嘱：等新城建好，一定要回来看一看。

半个世纪光阴倏忽而过，昔日骏马的嘶鸣已远去。如今，带着岁月痕迹的陶瓷纪念杯静静陈列在博物馆，诉说着万里驰援、守望相助的温暖往事。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 丰碑永恒

■王长江

于都河的晚风，轻轻吹过
像母亲低声的叮咛
走过浮桥
红军队伍踏上征程
湘江奔流，铭记血色的赤诚

遵义会议，如一盏明灯
照亮前路
迷雾被拨开
转折之城迎来曙光
方向在心中坚定

赤水蜿蜒，写下用兵的传奇
金沙江上
激流更显红军英勇
鸟飞不过的夹金山
白雪覆满征衣
野菜充饥，篝火取暖
草地泥沼
吞噬了多少年轻生命
却也挡不住前行的脚步

征途漫漫
淬炼钢铁意志
一双双草鞋
借着北斗的指引
越过千山万水
走向一场又一场胜利
会师的欢呼声
响彻黄土塬
十月的风中
红旗在高高飘扬

时光流转
雪山依旧巍峨
江河日夜奔流
征途上的身影从未远去
他们的精神照亮后人的前路

丰碑巍峨
铭记先辈功绩
长征精神
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
成为永恒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88期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